

绿皮火车

乔休

曾经喜欢一首欧美经典民谣,叫《离家五百里》歌中表达的那种沧桑感,会让年轻的心战栗。歌中是这样唱的:如果你没有赶上我的火车,你会知道我已经告别,百里之外,你可听见车笛在响?一百里路,二百里路,三百里路,我已经离开,我已经离开,一无所有,身无长物,我只有离家五百里的路。至于现在如果还坐绿皮火车,要么是非去比较荒凉的地方不可,要么是略显矫情的举动。

我国早期火车车厢是绿色的,因此很直观地称为绿皮火车。火车的发展史,完全是一部风云变幻的时代写照。1804年,英国的矿山技师德里维斯克,利用瓦特的蒸汽机,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时速为5至6公里。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推出在轨上行驶的火车,到后来出现第一台电力机车,彻底改变了人们骑马(或以其他牲畜为主要动力)的出行方式,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动车、高铁。

选择坐火车,其实只是因为对方邀请函上写明,火车几点接车,所以一时兴起,就去买了火车票。

2007年9月,从长沙到衡阳,我半夜起来排队买火车票。满车的人,挑担子的,背大包的,比比皆是。一个人躺在硬卧上,看车外夜色朦胧,灯光一明一灭。昏昏欲睡,但时常被轰隆隆的车轮和铁轨相摩擦声惊醒。不断有人上厕所,或从这一节走到那一节,挤过身边。旁边有旅客在悄悄说话,有一对是情侣吧,似乎在拌嘴,压低了声音,不断挑衅推让求饶解释讨好亲昵,好有情趣。我自己都觉得无聊,所壁脚似的,但是声音冲击过来,又没耳塞把耳朵堵起来,只好继续充当无聊的人算了。

真正意义上的小火车,我也坐过一次。1985年去绍兴地区漓渚铁矿外调,看到厂区内满地跑的小火车,我们兴致勃勃,矿领导便邀请我们登上驾驶室,体验一下司机和司炉热火朝天的工作热情。

火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发挥着巨大作用,彻底改变人类的运动半径。火车一直是热门的行业,尤其是在春运期间。到现在,绿皮火车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对行业中人来说,心理落差还是很大的。后来有一次,我有过一个人坐一节车厢的凄凉感受。一节118人的车厢,只有我一个人乘坐,这种待遇不是一般的牛,不是专列胜似专列。想起往年春运时,帮湖南员工回家,求爷爷告奶奶买火车票,多难哪。恍如隔世。

那天,火车不快不慢地开着,开了窗户,凉爽的春风徐徐吹进来,相当舒服。

此时此刻,可以触景生情,回忆许多坐火车的经历。

列车是从安徽合肥发过来的。问列车员,是否都是这样的情景。她说,列车经过浙南,本来就不抱太大的希望。浙南人有钱,时间观念强烈,现在出去做生意谈业务,基本上是坐飞机、快客,或者自备车了。只有到了金华站以后,车厢里才有可能满员。

列车不断停下,要避让对面的列车。好不容易到丽水,有几位旅客应该是回家,上了车,大手大脚地,摊开食物饮料,大吃大喝,大声说笑。车厢里才有些热闹起来。有列车员走来走去,有的推着手推车,叫卖午餐、零食、书报,推销观赏性货币。乘务长认真巡查身份证,一个个旅客检查过来。要了身份证,拿一个小机器,按进号码或者姓名核对。

过好几个站,我旁边来了一位中年妇女,似很有经验,还没坐下,就先把大包塞进头上的行李架,然后噤里啪啦把手中的杂志、矿泉水、零食,放到面前的小桌上,脱了鞋子,把脚伸到我身边的座位上,说,这些人真是不懂规矩,停站怎么可以上厕所。我想,是对我说话吗?我回答,好像有规定,但是列车员不管事,那就没办法。

她脚丫子,一直搁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根本没意识到我的不快。或者已经意识到了,也根本不在乎。想想已经几个小时过去,幸亏马上就到金华西站了,所以我站起来,提了包,索性自己走开好了。

幸亏当时我处于半休息状态,早到,晚到,就那么回事,要不然真要后悔选择火车。从中午10时30分,坐到16时2分,不是一般的慢车啊。一出火车站,我火速去买返程快客汽车票,再也不能那么等。虽然一直觉得时间用不了,人生也苦短是不是?这是解释相对论的最佳案例。

话虽这样说,但依然觉得,坐绿皮火车,还是相当风雅的,有时会喜欢火车带来的文艺感。绿皮火车,始终伴随并推动历史,隆隆向前迈进,它曾经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而来,发挥异常巨大的作用,而今,又随着历史呼啸而去。从新闻里看见,许多绿皮火车已经含泪挥别,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历史,就是如此更新换代。这是时代的抉择。

百多年间,许多作家、摄影家、电影艺术家,特别喜欢写火车,拍火车,并推出许多佳作名篇。火车串起许多人生,让人忆来,也是心旷神怡,回味无穷。火车隆隆开走,却留下许多精彩故事。



谷炳桐

前些天,朋友邀我去他的鱼塘捕鱼。依照朋友教授的方法,我把绳子一头系在右手手腕,接着了一圈圈收好绳子,渔网上半截和收好的绳子一起握在右手掌心,左手拖住沉甸甸的网坠子。我站在岸边水泥台阶上,扎下马步,右手用力一甩,渔网便像圆形的扇面铺到了水面上,不到几秒,便沉入水中。过了十来分钟,我感觉手上的绳子在动,应该是鱼儿进网了,于是拉线收网。还好,这一网网来了两条各约1.5公斤重的草鱼,还有几条鲫鱼。

朋友看我平静的样子,疑惑地说:怎么啦,第一次网鱼就大丰收了,还不满意?

不,挺开心的,可能是我不经意想起往事了。

哦,那等会儿边喝边聊!趁朋友在准备饭菜期间,我随意在鱼塘附近逛了逛,发现这是一处飞云江的沙洲,由于受江水长年累月地冲击,别处的沙子漂移至沙洲旁,沙子堆积多了,沙洲自然和江岸连成一体。站在江边,往事犹如滔滔江水漫延过来。

在念小学的时候,有机会去外婆家一般是在假期。那时交通不方便,上学、访亲都要步行。从家里出发,沿着田间小路来到外婆家要经过五个村庄,走上几个小时。外婆家的老屋坐落在江溪坊额底村的山脚边,屋后就是一条通往山坡的石子路。我经常坐在后门边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有时外婆会端来一饭盒热气腾腾的鲜鱼给我吃。我总是好奇地问外婆这是什么鱼,她亲切地看着我,

网鱼琐记

然后对我说:这是你外公在江里网的,叫鳊鱼。你现在正长身体,需要补充营养,吃了鱼会长得更高更壮!然后,我就很听话地张嘴吧嗒吧嗒,连肉带汤吃个精光。有时,外婆还会蒸一些外公网来的不知名的江鱼给我吃。那时的我经常想:在外婆家就能吃到现蒸的鲜鱼,真是幸运又幸福啊!

有一天,外婆突然对我说:外公在江边网鱼,我要去送点心,你去吗?我还没来得及点头,外婆就拉着我的小手跨出了家门。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夕阳特别柔和,走过一幢幢房子,穿过一条条田埂,终于来到了江边。看上去,这条江仿佛有我家旁边小河的三倍宽,江面白茫茫一片,水流不是很急。那时,外公坐在江边的草棚里,草棚边斜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另一头垂下一根粗粗的绳子,下面吊着一张大大的渔网,那渔网大得足有江的一半宽。

我记不起外公是怎样把那张大网给拉起来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每次拉网时,江水会从网孔里哗啦啦地漏出来,然后渔网就越高。过了一会儿,就能看见鱼儿翻着雪白的肚皮躺在大网的中间,有时会有几条鱼冷不丁地挣扎几下。接着,只见外公用力倾斜大网,好让鱼儿滑到网的一边。每当在这紧张时刻,总会有些幸运儿,穿过网洞,虎口脱险,回归江里。收鱼时,外婆总会叫我跟她念鱼的名字,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认识了草鱼、鲤鱼、包头鱼、鳊鱼。当看到自己吃的小鱼也在里面时,我总会兴奋地叫起来:外婆,你看,我吃的鱼!对

于我来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水桶边捡一些倒到地上的鱼了。说是帮忙捡鱼,其实就是抓鱼,鱼滑走了,又继续抓,偶尔也能一次性成功的。当然,最令我吃惊的是,有一次居然网到有我半身高的大鱼,舅舅来了才把它抬回家。

后来长大一些,外婆家也不网鱼了,可能是江里的鱼儿变少了,也可能是干这活太过吃力,收成不大。可是,我对捕鱼的兴致日益浓烈,虽然没有那样的场所和条件。记得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拿来竹篾制作的圆形桌罩当渔网,卷起裤腿站在老屋旁的田野灌溉水渠里捉鱼。把桌罩口朝上沉到水底,几分钟后双手慢慢捞起桌罩,那水顺着桌罩无数空隙哗啦啦地漏下来,像极了外公捕鱼的情景。桌罩里只是一些小鱼和泥鳅,虽然没有大鱼,但足以使我兴奋好多天。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归家的时刻。特别是到了抽水机抽水灌溉田野的时候,如果把桌罩斜着放在出水口,肯定都能大丰收,鲫鱼、草鱼,甚至河蟹都能被水冲进我的罩网里。

工作以后,时常会看见有人在塘河边夜钓。有时在塘河边散步,也会发现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的垂钓者,一根钓竿,一个水桶,一张凳子。这样的垂钓,似乎更悠闲、随意,不像外公公用大网捕鱼那么劳累和沉重。

开饭了,快来尝尝美味的鲜鱼!于是,我的往事被搬到了酒桌上。饭毕,我意犹未尽,告诉朋友:刚才捕鱼的情景,似乎难以找回儿时的感觉了。

母亲的缝纫机

金洁

母亲不是裁缝师傅,却跟缝纫机打了一辈子交道。

打我记事起,母亲就拥有缝纫机,记不清是什么牌子了,只知道那是奶奶早年遗留下来的一台老式缝纫机,锈迹斑斑的机座,破旧不堪的台板,看上去很有岁月沧桑感。虽然缝纫机几近老态龙钟,母亲却视它为宝贝,特意做了个布罩子罩在机头上防止灰尘侵袭,还常常给缝纫机上油,维护工作做得挺到位。母亲没有拜过师学过艺,纯属自己无师自通成为一名蹩脚缝纫师,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勉强凑合着为家人缝制简单的衣物。

那时候,计划经济,买布需凭布票。印象中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这也是小时候的我们总盼着过年的原因。年关将近时,母亲把平常积攒下来的布票拿出来,去镇上的供销社扯来几尺洋布,给我们做新衣服。母亲自己是不会裁剪的,只好请求熟人裁缝师傅帮忙裁剪,因为乡里乡亲的,人家也都乐意挤出时间提供无偿服务,母亲便送些鸡蛋之类的东西以表谢意,然后把裁剪好的布料带回家慢慢捣鼓,而我们的满心期待也就从那一刻开始。然而,可以想见,一个从没学过裁缝手艺的农村妇女,仅凭自己的感觉摸索着缝制衣服,是一件多么费劲的事。只见母亲端坐在那台旧缝纫机前,铺开一片片布料,比划来比划去,双脚有节奏地踩动脚踏

板,双手也没闲着,既要顺势推着布料往前送,又要不时腾出右手旋转几下机头右侧的手轮。有时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发现问题多多,只好及时补救,甚至拆掉重来,可母亲总是不急不躁,直到大功告成,直到穿上新衣服的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比起衣服,缝制其他的小物件就容易多了,至少不用烦烦别人裁剪,比如书包、鞋垫、扎辫子的头花。

读书得有书包,对于五个孩子上学的贫困家庭,光买书包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减轻负担,母亲发挥自己的特长,用缝纫机给我们做书包。小学五年时间,我背过三个书包,都是母亲在缝纫机上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中一个用碎布片拼凑而成的百粒衣书包,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母亲就着昏暗的油灯,坐在缝纫机前,弯曲着脊背,精心缝制那个书包的情景,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把从当裁缝师傅的表哥那里要来的各色碎布头按照统一规格剪成一个个三角形,再把两个三角形拼成一个正方形,由多个正方形连接成书包的正面,而背面则因为布料有限,只能将就着随便拼搭在一起而无法讲究美观了。书包是单肩背带的,里面还有隔层,既漂亮又实用,看到同学背着从百货商店买的书包,我没有因为自己的书包出自母亲之手而自卑,不知是不是小小年纪的我

就已理解母亲的辛苦。

那时我们的鞋子不多,鞋垫却是必需的,经常见母亲踩着缝纫机给一家人做鞋垫,而我因为特爱长冻疮,母亲就对我的鞋垫做特殊处理,在中间加棉花,这样一来,缝纫时容易出问题,跳针、缠线、断针,母亲耐心克服困难,让我轻松享受来自脚底的温暖。

打小我就爱臭美,喜欢在头发上搞花样,于是用色彩艳丽的花布给我做头花成了母亲的拿手好戏,以至于我在怀孕期间曾一度热切希望生个漂亮女孩,好让自己每天给她梳辫子扎头花,延续自己那份对美的追求。

多年摸爬滚打之后,对于内裤、背心什么的,母亲也能从裁剪到成衣独当一面,至于缝缝补补改改什么的,更是成为常态化的存在,那台老古董缝纫机使用频率一直挺高的,家里时不时地洋溢着缝纫机欢乐的歌唱。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也耳濡目染,学会操控缝纫机,虽然动作生硬,但比没接触过的门外汉好得多,偶尔也能不慌不忙踩着缝纫机做出小钱包或小手帕,现在想来还挺有成就感的。

如今,母亲已作古,那台饱经风霜的缝纫机还搁置在老家墙角,它是母亲一生辛劳的见证,也是我们最温暖的记忆。恍惚中,我似乎又听到缝纫机哒哒哒的声响,那声响,美妙而悠远。

MEIYUAN ART 秋季火爆招生中

45课时 8.5折 | 68课时 7.8折 | 90课时 7折

1 老带新 转介绍 2 老带新 转介绍 3 拉手报名 4 报名即送定制豪华画材

课程体系:【创意美术】【素描】【水彩】【服装设计】【书法】【动漫】

扫二维码咨询

小记者写作与阅读班 9月开班啦!

招生对象:二至六年级学生

报名费用:2880元

时间安排:“14+2”新学学期秋季班,共16课时,2小时/课时。室内课14课时(写作10课时+阅读4课时),社会实践课2课时。

报名福利:老生续报优惠 新学学期报名立减100元(此条不能与课程券叠加使用);“老带新”优惠 老生和其推荐的新生同享会员价,再赠送价值200元课程券;老生推荐5人报名,免一学期单科学费。

上课地址:瑞报小记者中心学士营安阳校区(安阳路619号-621号) 瑞报小记者中心学士营马鞍山校区(安阳路102-106号)

扫二维码咨询